

性理大全書

卷六十三

之六十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三

歷代五

晉

元帝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與王道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爲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爲彛。



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瑯琊之入建業。考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爲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反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爲。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爲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眚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

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覲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讎。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群雄之間。猶幾以自振。況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爲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

温嶠

南軒張氏曰。温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

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毋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徼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

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比干不得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勲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爲功名之士則可。

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顧榮 賀循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興兵討趙王導許之却鑿蔡謨等皆以爲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爲不智知而許之則導爲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爲導予竊料其意蓋當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

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却鑿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煞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待桓温本無策温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

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主儉是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踈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萬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

因說韋孝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鬃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爲異。亦何必如此。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捱得他死耳。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

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

南軒張氏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踈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搏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

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奇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沖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

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符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也。

符堅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

欲戰而符堅踴踊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桓温

朱子曰。桓温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潜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詞。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張子房五世

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摠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旣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旣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

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

鶴山魏氏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

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遠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以者。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克此志節。異時

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賁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或問崔浩如何。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豈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總論

五峯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隳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讒。踈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南。原

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沈江而死。韓為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為韓報讎。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績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從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霸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為晉忠臣。及桓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徃徃發見於詩。蓋四賢者。

其遇時不同。其為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唐

高祖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氏曰。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為之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何也。曰。隋失其鹿。豪傑並起。而

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騫於外。果何益哉。

太宗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意安在。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曰。陷父之罪。脅以起兵。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為也。太宗終守臣節可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既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宜坐處夷滅。況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不為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濟事乎。潛室陳氏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為學

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諂諛薄字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牽荷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中宗 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是謬然當時

便廢他不得○問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又問吕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吕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逸遷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爲昭儀便鴆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社稷而誅之○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

存者皆愚暗豈可恃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
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爲子奪輕重之間。不
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
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
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
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
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
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祚有
泰山之安矣。

玄宗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
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憚之。至於
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永卿曰。人主用
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
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
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
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
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
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

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爲讎。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

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室陳氏曰。開元之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無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

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卽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

憲宗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然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

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王珪 魏徵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或云王魏事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朱子曰。建成旣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

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馬周 褚遂良 狄仁傑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鑿與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鷄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室。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瀕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

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并竈園。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楊綰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東萊呂氏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

未之知耳。及爲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
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
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爲可法則
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
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後無益矣。觀古人
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
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用。固有壯之理也。取女

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
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
之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娶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
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
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
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
不正。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爲相。然後取
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
不可以爲法耳。

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

其君聽其言哉

張巡

涑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

之毀。況其曖曖者邪。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為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為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

玄宗使其子莫肅宗使其弟反。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為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為而致也。元城劉氏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

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五峯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沈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真空之術者。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

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況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其仁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絕哉。○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自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爲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

而懦反害仁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樂庵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

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

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爲利。須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爲利。亦做不得。曰。漢高

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爲。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爲。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

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少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恠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恠一場。這是甚麼時節。或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真是無著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爲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東萊呂氏曰。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

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踈。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爲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道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污蹇淺也。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

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為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
人自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問高祖之興。計謀
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為之謀。又身為之戰。遂復故物。馬
援乃以為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大。自用者小邪。
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
高者。蓋漢高不能為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
容於漢高也。○問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
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臣
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無實。
以許敬宗之姦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之小

人。而與凌煙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皆有得失否。
曰。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
二子不足為輕重。唐學士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賓
客。羽翼既多。便有相軋之勢。凌煙雖祖麒麟。雲臺然漢
時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
而不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問唐太宗恭儉
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耶。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
帝。太宗止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不止恭
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耳。太宗
只是削平盪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少。○問漢七制。景

帝昭帝何為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為不錄。願聞其說。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為。

庸齋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為常。暗與道合。而間失之踈。惟其詳審。故事為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三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四

歷代六

五代

後唐明宗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滅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後周世宗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顯顯地。都無些含蓄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

馮道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苟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或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卹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

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爲國家者。明理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群臣。群臣猶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群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爲。爲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宋

太祖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又曰。太祖旣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捉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太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曰。此所

謂不欺善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摸之宏遠也。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為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

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讐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

太宗 真宗 仁宗

朱子曰：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

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則
怛故能動人如此

神宗

朱子曰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
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
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
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
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神宗極
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
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

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
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欽宗

朱子曰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
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
決之操纔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
痛心

孝宗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
作揭貼于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其次第英武

劉恭甫奏事便殿嘗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爲之者。上萬機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爲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地聰明。

寧宗

寧宗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尚懼之有。曰。大

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肯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邪。

向敏中 王隨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

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揚億

朱子曰。揚億工於織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菜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

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

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

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

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

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

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

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

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

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公
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
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
國家爲己任。既爲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况公
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
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
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
乃翁心事。政不如此。○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
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
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

停到第四五等人。器宇嚴嚴。希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
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知使范公處韓
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
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
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
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韓琦

程子嘗與韓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既
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程

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爲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

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功於社稷。

司馬光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受盡言。儘人迂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

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未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諱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其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其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呂公著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上蔡謝氏曰。申公寡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己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

當時爲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爲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王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涑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踈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實爲利。以此觀王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

其所爲無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闕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司馬溫公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永卿曰：此言爲

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辯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

樂菴李氏曰：荆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爾。此言正中荆公之病，可謂公論。

或論荆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度如

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他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問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抹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抹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南軒張氏曰。王介甫執拗。只是不曉事。若是曉事。言有當于吾心者。當幡然而改矣。

范純仁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欸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

鄒浩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曾肇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宗澤 李綱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脩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為。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

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汪伯彥 黃潛善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勻。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

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爲宰相後來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爲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爲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簇在胸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

趙鼎

或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如何朱子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會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爲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爲人以是欺之○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機則恐於秦公不逮

張子恭以爲不然。且曰：燾在都司日，忠簡爲相，有建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屬凡有關白，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爲，而非復前日之所擬。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至忠簡始除。○五峯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皓

西山真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二

百萬緡，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媿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張浚 張俊 韓世忠 劉光世 岳飛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爲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亦然亦

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廝殺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用者。張魏公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懇趙忠簡。是時趙爲相。折彥質爲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

之大怒。遂趕回劉光世。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巽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爲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旣相。遂復舉劉光世爲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復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其觀之。必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爲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因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較

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踈高宗又忌之。遂為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置得略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即日為歸計。魏遂渡淮。兀朮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世忠正治壘行。即日起離矣。兀

朮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朮大敗。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結已。乃得免。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關。茸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是也。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直是忠勇故也。

秦檜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嘗為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

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

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賤竄將去。却與他通殷懃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贖。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斃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

忠良攘人之功以爲己有又不與也

胡銓

南軒張氏語門人曰。胡澹庵大節極好。曾見其諫書否。門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李椿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直敷文閣李公椿。莊重簡淡。巖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踈。而中夷易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於權倖。然非有意以矯厲爲高也。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嘗觀

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揆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

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講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	--	--	--	--	--	--	--	--	--	--	--	--	--	--	--	--	--	--	--



